



【随笔】

渐行渐远的邮递员(老记忆之五十)

文 阿 Q

八一建军节前几天,收到一份快递,拆开封口,是徐汇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赠予退役军人的一份礼物——5枚邮票和一个首日封。倏忽间,眼前浮现身穿深绿制服,骑着一辆绿色自行车的邮递员,无论是春夏秋冬,还是刮风下雨;也无论是三九严寒的凛冽冬天,还是伏天如蒸的炎热酷暑,年终无休地骑街串巷,用真心、真情、真爱,将一封封信函送到翘首期盼的千家万户,让人们获悉家中亲人和亲朋好友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、生老病死……每次远远听见那一串串清脆的铃声,那一抹耀眼瞩目的绿色,视觉与听觉仿佛萦绕那丝丝氤氲的温情、温存、温馨,他们是春天的天使,那身绿色与汗水,将土地染得青绿如茵,带给人们的是温馨的感受。我凝视着一枚枚邮票,虽轻如鸿毛,但那些凝聚的厚重的历史、那些牵肠挂肚的浓浓的思念、那些淡淡的乡愁的思绪,那些氤氲的凡事红尘的烟火、那些……皆静待人们去细细发现、去静静思索、去慢慢品味。

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即使一封只字片句的信件,对家人的慰藉,比黄金还要珍贵。毋庸置疑,见字如面。亲人信函一句云淡风轻的问候,总能让人泛起温暖的涟漪,绽放出幸福的花朵。尤其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,能收到一封前线鏖战亲人的来信,对翘首期盼的家人来说,那时无言的安慰与愉悦。在古时候,传递信息的方式由“传”“驺”“徒”,传与驺是指用车马传递,而徒是急步传递,称谓邮驿(俗称邮差),他们相对比车马传递更为便捷、迅速,另外民间也有饲养飞鸽传递信息,电视剧《琅琊榜》里的梅长苏就善用飞鸽传递信息,让人叹为观止。

信件对人们的重要性,是无可言表的,它是通过送件人来完成的,功不可

没。那时通讯不发达,唯一联系的方法就是信函。有时一桩小事情,可能导致剑拔弩张,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,那就需要信函传递。相传清朝康熙年间,在安徽桐城,李家造房欲侵占张家宅边地,家人驰书给在京城当礼部尚书的张英,要其凭官威打压吴家气焰。孰料张英回函撰诗一首: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于是张家主动退让三尺,吴家深受感动,也后撤三尺,便有了镌刻的“六尺巷”石碑,成为了传为美谈的邻里和睦的故事。新中国成立后,邮差统一改称为邮递员,曾经有句俚语,在银行工作的是金饭碗,在邮政局工作的是银饭碗,尤其是邮递员,更让人肃然起敬。

我是在上学识字时,从邮递员手里接过祖父母寄来的信件,才记住了邮递员叔叔,称赞他们是传递信息的爱心天使。然而,来我们大院送信件的却是一位30多岁的大姐姐,她长得十分秀美温顺,就是肤色黝黑,也许是风霜雨雪、烈日炙烤留下的印记。每次听到那熟悉的滴铃铃的声音,就知道邮递员大姐姐来送信了,我会跑出家门,问道:“大姐姐,有我家信件吗?”她是管辖我们街区的信件派送,对哪家哪户,张姓李姓捻熟于心,只要报出姓氏,她就会告诉你家有或没有信件。我们大院近十户人家,只有一个弄牌,没有号码,也没有信箱,邮递员会准确无误地将信件送到每家每户。平信不用签收,而挂号信与邮包需要收件人签收或敲章,若收件人不在,邻居可以代为签收盖章。

邮递员大姐姐和蔼亲切,老少无欺,一视同仁。我家祖父母与外婆都居住在乡下,每个月父母会邮寄零用钱到乡下,他们也会每月来信报平安或邮寄家乡的笋干菜和咸鲞鱼。

转眼春节临近,有一个多月没有收到乡下来信,每次听到那一串串耳熟能

详的铃声,我就会问邮递员大姐姐,有我家信件吗?她莞尔地告诉我,没有。我说不可能的,平时几乎每个月末总雷打不动地会收到祖父母或外婆的来信。邮递员大姐姐安慰我不要着急,她回邮居查查。过了两天,我翘首期盼的邮递员大姐姐来了,她拿出一封信说,这字迹你熟悉吗,我说:“是小叔的字迹,只有他识文断字,还是民办教师。”我特意从家里取出几个信封,得到了邮递员大姐姐的确认。可能是小叔粗枝大叶了,将415弄的“5”字,门关得太紧,变成了“6”字,信件成为了一封“查无地址”的“死信”,是邮递员大姐姐凭着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的娴熟技能,才使“死信”起死回生。在信里,爷爷邀请我们去乡下过年,到河里抓鱼。

邮递员工作看似平凡,但是他们却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,是他们爱岗敬业精神,孜孜以求的素质,将一封封信函,送到人们的手中,温暖着千家万户。80年代我投笔从戎,在海南岛榆林基地当兵,父母非常惦记我在部队的生活训练,其实我也思念远在千里,又隔着浩瀚南海的父母,部队寄信不用邮票,只要在信封上盖个部队专用的三角图章,我几乎每个星期要将信件塞进邮筒,汇报我在连队训练、生活的状况,让父母不用为我担忧。记得我转业回上海后,忽然收到营长女儿给我寄来的一封信,她在信里的遣词造句,似乎能看出朦朦胧胧的爱恋,我感到非常意外,她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,我认识她的父亲,是我们的首长,与她也几面之缘,我在上海的地址,肯定也是从她父亲哪里得到的。复原那年,我也只有20出头,说句心里话,也向往恋爱,可是我与她是不可能谈情说爱的。冷静下来,我给她回了信,大致意思是:张某娇,收到来信,看到相片,仿佛记忆起见到你的“一面之缘”,那时你梳着麻花辫,是个阳光秀丽

的学生,是我们营长的闺女,我似乎帮你修改过作文。日月如梭,一转眼,我已复原,你也毕业了,期盼你能继续读书,考上大学,德智体全面发展,为你爸爸争光添彩。我分配在工厂当木工,目前与弟弟的女同学一起复习,准备考大学。春节即将来临,送上年历片一套。并带我向你爸爸问好,转告营长,我会不忘军人本质,继续前行。此布,冬安!信寄出后,我怀疑自己怎么会这么沉着冷静,像是打了一个“胜仗”,也相信营长女儿收到回信,定能考上大学,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才。

记得有句成语:爱屋及乌,我是喜欢写信,由此及彼爱上了让我敬佩的邮递员。工作之后,有段时间从事外宣工作,写稿、投稿、见报是一天的工作,每次看到报纸上登载我写的文章,都要剪裁、粘贴、装订,每月上报,这是对自己业绩的考核。当然零星稿费也不少,邮递员天天会喊叫:某某,稿费来了,下楼签名。那时我已经搬到淮海路居住,我与邮递员是一回生两回熟,他是个短发胖乎乎的帅哥,若我不在时,由内人拿着我的图章下楼签收并盖上图章。

那些年,见到邮递员,就像是见到自己的亲人、问候祝福声声,热心的阿姨会主动给邮递员做媒,邮递员也把我们当作亲人,总是有问必答,周到热情服务,相互的关系非常融洽。然而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,网络的普及、手机的运用、微信的使用、AI的突飞猛进,信息传递已是日新月异,一日千里,同时也伴随着许多行业的落幕,快递行业的兴起,邮递员首当其冲,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尤其视频的正常使用,写信传递已渐行渐远。然则,邮递员的名字、微笑,至今珍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,难以忘却。

《香樟树下》 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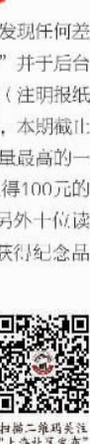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龙华路1887号3楼华阳社区晨报;电子稿请寄:
yufei@sqcbmedia.com

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,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,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(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,本期截止日期为2025年11月1日)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,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,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;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,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,并各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5年9月优秀“啄木鸟”:唐金磊、华振亚、叶玲珠、陆继农、徐鸣、早睡早起、姜火柴的、oidbill、老叶、小飞(以上部分为昵称)
2025年9月最佳“啄木鸟”:刘祥瑞



【札记】

我看《破晓东方》

文 俞鸿虎

纪念上海解放76周年之际,CCTV重播电视连续剧《破晓东方》。这部电视剧我是第三遍看了,可总也看不厌,为解放上海,解放军用“瓷器店里捉老鼠”的战略,付出重大牺牲。那夜,解放军79师沿着长宁路向沪杭铁路道口进攻,身为地下党外围组织——工人纠察队成员身份的舅舅提前挨家挨户通知:“打仗的时候,大家不要出来。披着棉被躲在桌子底下,以保安全!”那夜父亲搂着大姐,母亲搂着二姐,耳边传来国民党守军的机枪子弹打得瓦片哗啦啦响成一片。破晓时枪声停了。父亲从桌子底下爬出来,一拉电灯开关,灯亮了!仗打成这个样子居然没有停电!闻所未闻。对门倚奶奶亲切的问候传入家人耳畔。父亲推着自行车出了窄巷去虹口上班,长宁路边的大饼油条店、老虎灶都早早卸下排门板,开门营业了。父亲跨上自行车沿着长宁路向道口骑去,长宁路上躺着不少解放军战士的遗体,鲜血已经凝固。牺牲的战士不少在上海有亲戚,为了大上海的解放,他们英勇牺牲在亲戚的家门口!母亲去花园村菜场买菜,远远地瞧见兆丰公园门

前广场坐满了解放军,土黄色一大片。军人们牢记入城纪律,不入老百姓家门——不扰民。《破晓东方》中的解放军睡马路镜头父母都是亲眼所见的。

国民党二六大轰炸使上海蒙受了重大损失,南市发电厂、杨树浦发电厂、自来水管的设备受到严重破坏,沪宁铁路中断,还炸死了不少市民,全市停水停电,一时谣言四起,人心惶惶。陈毅市长带领军管会的同志们不屈不挠,迎难而上,短时间内成功修复了被炸毁的发电和抽水设备,恢复水电供应,解决两白一黑,稳定了民心。二六大轰炸的国民党飞机究竟来自何方?为什么上海会轻易被炸?问题萦绕脑海多日。我曾经服役东海舰队,驻地在舟山,所以对国民党空军飞机起飞的机场十分在意,答案自然不难找到。岱西机场就在我所在军港西面,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茉莉花水道。入伍后我就知道岱山有座岱西机场,是侵华日军修建的,国民党三大战役失败以后,扩建了岱西机场,拓宽、加固了跑道及飞行配套设施,使原来只能起降战斗机的跑道一跃而成为能够起降重型轰炸机了。二六大轰炸的轰炸机就是从岱西机场起飞,只需飞越110公里左右就能飞达上

海市,潜伏的特务用手电筒发出目标具体坐标,引导轰炸机投放炸弹,对于那时没有空军、没有雷达警戒的我军就是炸我没商量!岱西机场我入伍时已经成为海空雄鹰翱翔的基地,战鹰翱翔在军港上空,时刻保卫着军港。二六大轰炸前蒋介石曾经两次从台湾乘坐军舰秘密窜入舟山,亲自部署二六大轰炸和潜伏匪特活动。我从百度查明当时蒋介石乘坐的军舰航线是从台湾出发,经大陈岛,连花洋,进入长涂港的鹤嘴山水道,登陆岱山,巡视了国民党空军轰炸机部队,为其打气,然后抵达定海,从沈家门水道返回台湾,舟山周围的水道我很熟悉。长涂港就是我在的军港,是孙中山先生曾经视察过的东方军港,老班长告诉我:军港是世界三大优良的军港之一。国民党海军效仿二战德国潜艇封锁英国的战例,在长江口布雷,企图窒息上海市的海运,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。这件事情《破晓东方》也涉及到了。东海舰队所辖舟山、上海部队在陶勇司令员的指挥下,曾在长江口开展多次扫雷作战行动。我在部队曾多次听到老海军讲述长江口的扫雷故事,人民海军报刊刊登过扫雷作战的报道,表彰扫雷舰相关大队。

破晓东方的晨曦里,陈市长和邓政委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,令我难忘。遗憾是粟裕司令员的艺术形象不够突出。